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下 册

〔美〕汤普逊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300—1300年)

下 册

〔美〕汤普逊 著

耿淡如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1997年·北京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300—1300)**

D. Appleton-Century Company
printed in U. S. A. 1928

本书根据阿普尔顿世纪公司1928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目 录

第十七章	十字軍时期的意大利(1100—1300年).....	1
第十八章	十字軍时期的法国(1095—1270年).....	50
第十九章	霍亨斯陶芬德意志(1125—1273年) 法兰 德斯和低原国家.....	81
第二十章	日耳曼人向东扩展和殖民	102
第二十一章	斯干的那维亚	131
第二十二章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西班牙(711—1284年)	139
第二十三章	中世紀的商人旅行、市場和市集、香宾市 集、貿易管理.....	161
第二十四章	新寺院团——克伦尼派、息斯脫西安派、普 勒孟斯特派、法兰西斯派、多米尼克派	208
第二十五章	教会和封建社会	261
第二十六章	封建制度和封建階級	324
第二十七章	庄园: 中世紀时代的农民状况.....	358
第二十八章	城市的兴起和行会的形成	407
第二十九章	早期中世紀时代的結束	443
参考书目提要		460
附录 譯名对照表		508

地图目次

德意志和意大利間的商路	7
北意大利的商路	15
中世紀德意志的商路	97 頁前
斯拉夫人地区內的日耳曼人城市平面图	114
香宾地区市集	194
一所理想寺院的平面图	239
一所庄园的平面图	367
公元 1300 年时中世紀欧洲的經濟地图	459 頁前

第十七章 十字軍时期的意大利 (1100—1300 年)*

意大利在西欧、拜占廷和穆斯林世界之間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它在十字軍时期占着中世紀商业史上的优先和卓越地位。沿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和巴利逐渐增加了它們和君士坦丁堡、埃及、叙利亚、巴巴利海岸的貿易。阿馬斐、热那亚和比薩同科西嘉、撒地尼亚、巴巴利海岸和南法进行着貿易。正是意大利人，首先組織了在河流上用船舶、在阿尔卑斯山路上用大篷車的运输方法。他們是香宾市集上的主要商人集团；他們也首先改进了商业上的重要营业方法，就是使用汇划票的办法。尽管有通行稅和关税的阻碍，尽管有沿途的不安全和时常碰到战事的危險，意大利的商业还是非常繁荣的。

在上面一章里，我們已提过：政治統治的不同和文明与傳統文化的多样性是中世紀意大利历史上的显著特征。在十字軍东征时期，这些特质还加剧并扩大起来。意大利比往昔更加成为“一个地理名詞”了。所以，叙述意大利的历史时，我們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統一体来讲。相反的，我們必須追叙几个个别地区的历史，尤其是那里的几个城市的历史，因为意大利本质上是有多数城市的和城市国家的地方。意大利的半島形状决定了那些伟大商业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比薩的海运性质，也决定了諾曼人意大利和西西里在地中海区同利凡得的广大貿易。意大利內地也先后发展了两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72頁。

个重要的商业和工业地区,就是,伦巴平原和多斯加納;人口稠密的伦巴城市,尤其是米兰城,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早已表现出来,而多斯加納,后来在十三世紀由于有着两个竞争的城市,佛罗伦萨和塞亚那,也得享盛名。罗马城从来不曾有过商业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教会高度发展的财政政策,在十二世紀,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由此看来,意大利可分成为五个分隔的商业地区:(1)伦巴第,(2)威尼斯以及沿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扎拉和拉古薩城市,(3)利古里亚沿海共和国:热那亚和比薩,(4)下意大利和西西里,(5)多斯加納。当貿易的重要性提高的时候,这些竞争地区之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早在十二世紀,它們之間已时常发生战争。所以,对于各地区的历史,約在 1200 年之前,还可分別叙述;但在此之后,全意大利都已卷入一个政治經濟斗争的漩涡里了。

关于意大利的这些个别的商业地区,应指出一个重要点:即地理环境对它們的影响。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薩由于它們地位的关系,沒有可控制的腹地,所以,是海洋性的,而它們的商业是依靠它們的海权的。下意大利和西西里經營半陆运、半海运的商业,而伦巴第和多斯加納城市,因为在內地,則完全从事于陆运貿易。

在伦巴第和多斯加納,基本人口是手艺人、勤劳而又守法的人民;在他們之上有一个繁荣的中等阶层;他們大多从事于商业,他們的商业公会系統,是一个又牢固又有伸縮性的組織。对外貿易使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薩变为强大,正象从制造工业所获得的財富使米兰和佛罗伦萨能够征服并兼并在它們周围的貴族領地那样。对这两种富源,罗马城一种也沒有。它的位置是不适合于貿易的;因为沒有市場,它不出产什么可以出售的东西,又由于长期的疏忽,它的沿海区坎帕納的不健全状态,使那里的肥沃土地遂无法利用……因为沒有工业,所以那里沒有什么值得称做一个市民阶层的人口。居民仅仅是烏合之众……他們住得太近圣物,因而对它們沒有多大尊敬的感觉;他們凌辱教皇并敲詐云集在那里神殿的香客們;他們也許是在欧洲沒有运送过新兵

去参加十字軍队伍的唯一社会。教士、僧侶和一切形形色色的教廷食客，构成了人口中的大部分；而在其余的部分中，很多人在半行乞的状态下，依靠无数的宗教团体来維持生活；这些团体本身也是由于接受贈与或由于掠夺拉丁基督教国家而发财的。那里的貴族家庭众多，既强橫又残暴；他們有一群目无法紀的扈从队伍跟随着，經常地互相进行战斗，或在附近乡村的堡垒中，或在城內的街道上。^①

至于羅馬城商人，只是些店員。全部真正兴旺的工业，仅仅是云石匠、金銀匠和鑲木細工的行业；他們都是依靠教廷来維持生活的。

在十字軍里获益的意大利国家中，威尼斯是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国家。上文已說过，早在那个运动发生之前，威尼斯在亚历山大城已享有貿易的垄断权，并在君士坦丁堡已获得一个重要的基地。当波希蒙德在 1105 年象他父亲在 1081 年所想做的那样，企图占领都拉索的时候，威尼斯再一次阻撓了这一計劃，并向拜占廷皇帝索取报酬，要求增加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利益。他們所获得的让与权，非常巨大，所以亚历修的继承人不願繼續履行条約；威尼斯为了报复这一行动，占夺了薩摩斯和开奥斯两島。后来，拜占廷帝国由于害怕諾曼人的侵犯，仍然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接受威尼斯的要求。在援助了皇帝麦紐尔在科孚抵抗諾曼人（1149 年）之后，威尼斯的前景似乎比以前更加灿烂了。它被給予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新的居住区和另一个碼頭；而它的貿易自由权还扩展到克里特島和塞浦路斯島。此后，威尼斯人开始同希腊人互通婚姻，也总是完全局限于他們的居住区内。1172 年，他們和麦紐尔的誤会，使商业停止，但不久威尼斯人又获得了和希腊人平等的地位。单单在 1192 年这一年里，伊撒克·安极乐斯賜給威尼斯四张单独的特权状，而在 1200 年，他的弟兄还以东羅馬帝国全境

① 布賴斯：《神圣羅馬帝国》。

內的貿易自由權給予威尼斯人。當時，西歐人對帝國竟以保護人自居，而稱之為“小羅馬”。威尼斯殖民帝國，就是這樣地建立起來的。在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商站位於佩拉的郊外，人口很多，以致希臘政府為此常感到焦慮。從伊撒克·安傑勒斯的一項條約里，我們可判斷威尼斯人在“小羅馬”各地僑居的人數怎麼多；條約規定：威尼斯人，如遇帝國需要他們的援助，應配備一百只船；每只船應有一百四十個槳夫，總共應有一萬四千人。從這一項規定的數字看來就可想見一個包括婦女、兒童、商人、代理人、手工藝人在內的巨大人口了。在意大利，威廉二世於 1175 年也以他國家內的自由貿易權賜給威尼斯人，並把他們應付的關稅，減少了一半。

從十字軍初次出現時起，希臘皇帝就害怕它們來到東方，而事件的進展果然證明了：他們的畏懼心理是具有充分理由的。為了盡量利用這項局勢，東方皇帝曾竭力聯絡意大利的商業城市，以期它們成為有用的同盟。1111 年時，比薩獲得了那位在黃金角的南岸、對着威尼斯居住區並毗連過港渡口的一個碼頭，那就是今天的加拉達橋所在地。威尼斯的權利擴大了。麥紐爾一世昆尼諾斯(1143—1180 年)開始認識到：一個力足以成為有助的同盟的城市也可成為一個危險的敵人，他對在首都里的這些團結的外人團體，有些害怕，因而他要求每個人應舉行封建式的忠誠宣誓，使意大利人對他負有付租、獻金、服軍役等等的義務；而他所要索的又往往是苛重的捐稅。據估計，1180 年時，在君士坦丁堡約有六萬個意大利人。然而，那正在和諾曼人作戰的並夢想對意大利重建東方帝國權力的麥紐爾，為了實現他的目的，對意大利人還賜給了更多的讓與權。威尼斯人所得的部分，上文已講過。比薩人在過去一個不知道的時期，曾被逐出於城內，現在，在他們的領事向皇帝宣誓效忠的條件下，准予回來了(1171 年)。在早些時候，熱那亞在加拉達已有一個居住區，但直到麥紐爾時代，它的市民才被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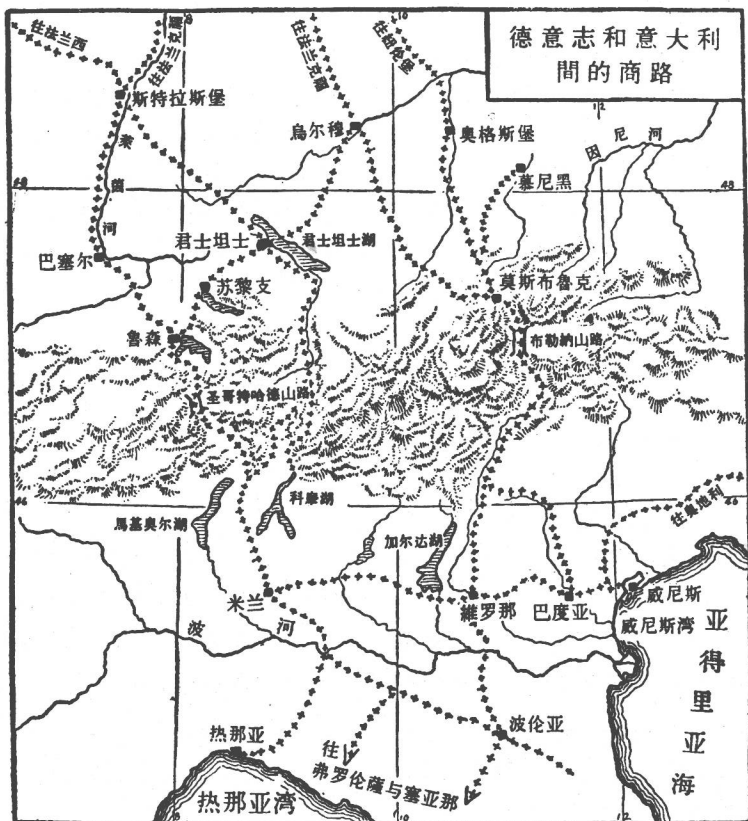
在和比薩人平等的地位上。热那亚人的居住区有着一段困难的历史：它曾被威尼斯人或希腊人破坏过，并約在 1200 年时由于居住区主人的海盜行为被沒收过，但在 1201 年热那亚人的特权得告恢复，那是在第四次十字軍之前給予商业城市的最后一次让与权。在这时期，在加拉达有一块居住区的拉古薩，也可算作一个意大利城市。这些居住区，都是位于黄金角的水濱上。每个居住区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那連接碼頭和船舶的扶梯(*scala*)。有趣的是：今天土耳其人还沿用“*scala*”一詞来指一切船塢和碼頭。

伦巴城市的誕生固然不是由于十字軍运动，但它們却大大地激励了这些城市的发展。它們运输貿易的数额和种类变为这样巨大，以致威尼斯、热那亚、比薩的沿海城市和布罗溫塞尔城市象馬賽那样，都不能完全承担下来。波河的巨流以及它通至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北方支流、那些輾轉于伦巴平原的阿尔卑斯山路、这些山路所提供的到德意志和法国去的捷径——所有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使米兰、巴費亚、格里摩拿以及几乎每个其他北意城市都增加了它們的財富和人口。

伦巴城市兴起的直接因素，是商业的复兴。我們可把格里摩拿的历史作为例証。起初，威尼斯和科馬奇奥的商人来到这个城里經商，后来，当地商人开始把商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在格里摩拿，主教和附近貴族反对市民阶层势力的日益成长，因而他們和市民阶层之間时常发生冲突，如在 924、970、978、992、998、1031、1048、1058、1066 年。从这种冲突次数的增加，可见那里的貿易日益变为重要，而那里的市民的政治自觉性也逐渐发展起来了。1066 年以后，关于这些冲突，沒有記載。但显然，到了 1114 年，主教和貴族早已放弃这项掙扎，因为在那一年，当皇帝亨利五世給格里摩拿城以城市宪章时，他表示：他似乎是在使一个长久存在的情势变为合法化而已。

米兰，由于它接近大部重要山路的幸运，由于它的市民的努力，占有这项貿易的最大部分。在西端，巴費亚占着第二位，因为巴費亚为热那亚充当了中間商角色。格里摩拿可能占着第三位。在所有的伦巴城市之間，为了貿易的优厚利潤而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格里摩拿，在 1098、1116 和 1130 年，曾进攻格里馬；在 1110 年，曾进攻布里西亚和托东那；在 1120 年，曾进攻帕馬。但是米兰的貪欲比起任何其他城市还要大。罗塞耳二世在 1136 年曾看出：伦巴第是“一个城市公社的战场；各城市之間存在着深刻的仇恨，使它們分成敌对的同盟体系”。十二世紀早期，在伦巴第成立了两个敌对的城市同盟；它們的首領，米兰和巴費亚，互相爭霸。帕馬、摩德拿、格里馬、托东那和布里西亚站在米兰方面；罗地、格里摩拿、皮阿森扎、勒佐、諾瓦拉和阿斯提站在巴費亚方面。1111 年，米兰人把罗地城削为平地，逐出了那里的居民，使他們居住于它周围的小村里。巴費亚同盟被迫接受了屈辱的条件，那标志着米兰的商业霸权。于是托东那城重行建造，亚达和提斯諾两河上的桥梁也告恢复；这样，米兰可直达諾瓦拉領土和蒙斐拉侯爵的庄园。

据说，在十一世紀末期，米兰已有三十万人，住在米兰城内和在隶属它的周围村庄地带內。它曾拟訂一項宏伟計劃，就是，要集中所有波河流域的商业于自己手里或强制它的竞争者向它納貢。米兰陆上部队在公路上巡邏，拦阻商队，强制他們把商品运到米兰去，不管他們要到哪里去。它的武装船舶在河流上和运河上对格里摩拿及其他城市的船舶进行检查。当这些强制办法不生效力时，它就采用战争了。1127 年，在长期围攻之后，它使科摩变成废墟；在这次围攻里，它的很多臣服城市的民兵也参加作战。在这次战争里，米兰还雇佣了比薩造船匠来建造一支湖上舰队。为了自卫起见，北意城市在巴費亚领导之下，組成了同盟；1130 年当皇帝罗塞耳二世来到意大利时，它們請求他的支持。然而，皇帝因事远



至南意，然后迺返德意志去；因而没有什么结果。但是，1158年，当米兰第二次破坏罗地时，它发觉自己已做得过火了。当时，罗地乞援于皇帝。

皇帝腓特烈红鬃子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是封建传统和复兴的罗马法的混合物；里面不容什么自由城市制度的，更谈不上这样大胆的城市公社制，象米兰城的那样。在他领兵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他一定曾认为：伦巴意大利是一个奇特的景象。弗赖辛·鄂图，皇帝的叔父，也是十二世纪中杰出的历史作家，流传下来一

篇关于这个地区的描写：

几乎整个地区分属于各城市，每个城市强制它的領土上居民服从自己的权力。在一个广大区域内，人們几乎找不到有一个有地位的或重要的人是不承认他城市的政权的……論財富和权力，它們胜过了世界上一切其他城市；它們的統治者〔皇帝〕繼續駐在阿尔卑斯山彼側因而长期不在的情况，也进一步促进了它們的独立地位……它們虽以生活在法律下来自豪，但并不服从法律……在所有的这些城市中，米兰已成为领导者……在意大利王公中，差不多只有阿斯提的主教和蒙斐拉的侯爵威廉（一个高貴的伟人），能够使自己脱离了城市的控制。

按社会經濟的意义来讲，这些城市居民通过从工商业积聚起来的財富的增加，已摆脱农奴状态而成了自由人与市民了。按政治的意义来讲，伦巴城市已成为自由的自治共和国。米兰所实行的原則和腓特烈一世在伦巴第所看到的城市独立的巨大程度，两者都是使他震惊的。“伦卡里亚會議是对由于搗毀市民巢穴而重建了秩序所举行的一次庆祝合唱”。当时，所流行的可怕混乱状态，也同样使得他感到震惊。米兰对平原上的大部城市正在进行战争；威尼斯对拉溫那，維罗那与維晉薩对巴土亚与特累維索，比薩与佛罗伦薩对卢加与塞亚那，也都在战斗。一个德国历史家写道，“残酷的作战派別，使意大利浸沉于血泊、火焰和搶劫的氛围中……城堡、村庄、田野都被破坏无遺。”对于他的說法，如果沒有一个伦巴作家予以証实，我們可能有所怀疑；有位伦巴作家写道：“荒野和狼比农业增加得还要多”。伦巴城市还需要长久的时间和痛苦的教訓来学习这一道理：自由和自治只有通过經驗，才可获得；如果濫用的話，它們就会失掉。

經由西阿尔卑斯山通法国的四条山路，对皮德蒙特和西部伦巴第的关系，正象德意志阿尔卑斯山路对中部与东部伦巴第以及南部德意志的关系一样。现在，我們必須談一談这些山路。它們是：大圣伯尔拿山路（这是唯一向西北的山路；对萊茵河流域和塞

納河盆地都同样有利)、小圣伯尔拿山路、塞尼山路、日内佛尔山路。由于这些山路地势高、嶮峻以及气候的危险性,旅行本来是困难的,而况古代羅馬的建設已被破坏。查理曼传的作者爱因哈德,伤感地論述了跨越阿尔卑斯山路的“困难”。当然,他对这些山路是很熟悉的,因为他有一篇生动的記載留传下来:他描述了把两个东方圣徒的尸体运过阿尔卑斯山到德意志路途上所遭遇的艰苦情况。在中世紀的中期,这四条山路都位在勃艮第王国境内,但当封建分化过程逐步进展的时候,那个“王国”几乎成为一个政治的空壳,而这些山路的控制則落入阿尔卑斯山两侧的各个領主手里。于是,这些山路的西端大部归属薩伏衣公爵所有。

然而,在长时期內,位于意大利那边的这些山路的起点,是在皮德蒙特的公爵手里:例如,伊甫累阿的侯爵控制了大圣伯尔拿山路的意大利方面的入口处;亚俄斯塔的伯爵同样地控制了通往里昂和格勒諾布尔的塞尼山路以及小圣伯尔拿山路;苏薩的領主扼守了通往布罗溫斯和格勒諾布尔两城的日内佛尔山路的入口处。从伦巴第各城市来的商人,都須取道于其中这一条或那一条山路的;巴費亚、阿勒散德里亚和摩德拿,实际上是他們的票据清算所。1027年,当皇帝康拉德二世同英国和丹麦的国王卡紐特大帝,在羅馬城会晤的时候,他們協議暂时合理地豁免了香客与商人在这些山路上的通行税;伊甫累阿·阿多英曾封鎖意大利那边的山路起点,而这种情况直到皇帝康拉德二世在1032年获得了勃艮第橫跨阿尔卑斯山領土时,才得改善。到了十二世紀,有三条山路和日内佛尔山路的意大利一端,已完全归薩伏衣所有。同薩伏衣公爵分享通行稅收入的,只有某些被照顾的寺院,然而,后者对于往来旅客給予救济,作为还报。亞馬厄斯三世在1124、1125、1137年,对大圣伯尔拿山路上著名的庵堂^①,曾多次贈与,他同时也关心于改

① 阿尔卑斯山中往来旅客寄宿之所。——譯者

进那些塞尼山路上旅客的安适条件。在他的开明統治下，苏薩山峽曾有過繁榮景象。虽然他在薩伏衣的利益，在于征收封建捐稅，但他很聪明，能看到：在皮德蒙特，他贊助公益的事情，是对他自己有好处的。苏薩成了他的一处喜欢的地方，因而是被免除通行稅的。同时，他还保护他在薩伏衣的农业利益并“禁止他的伦巴臣民到他的勃艮第領土上去购买綿羊或羊毛，大概因为畜牧和出产羊毛业是那里的主要实业，因而伦巴中間商人，不准去参加这种貿易。”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通行稅中，塞尼山路上通行稅的收入，最为丰富。公爵精明地豁免了来自意大利的意大利人的通行稅，而在回来时，他們也只繳付半通行稅；这一规定一方面增加了交通運輸，另一方面也鼓励了在阿尔卑斯山南側臣民的貿易。

在皮德蒙特意大利，阿斯提是最重要的城市；它的位置有利于橫跨阿尔卑斯山的貿易的。它的銀公司：沙拉利、巴得利、巴拉尔利和比卡同香宾市集，有着密切联系。它們也处理薩伏衣伯爵們的很多政治业务。巴費亚是热那亚和南德意志之間的中間商。

尽管有战争、虐政和舞弊，伦巴城市的事业进展仍是与日俱增。正是这种强暴状态，象征着在社会經濟上方兴未艾的新欧洲之希望和力量所在。这是为帝王不得不承认的自治市民的一个欧洲，这是自由手工艺者和商人的而非束縛于庄园領主領地上农奴的一个欧洲，这是新經濟状况、新社会結構、新社会观念、新政治形式的一个欧洲。

經過几年的破坏战争之后(战争的过程，这里我們无须詳述)，伦巴城市贏得了胜利。在君士坦士和約里(1183年)，这些农奴和賤农的后裔被承认为帝国的公民，就是市民；他們的城市变为自由、自治的社会；制訂法律、执行司法和課征賦稅之权，掌握在他們手里；自由商人和自由手工艺人的地位也获得承认；那些久已被城市所废止了的旧封建法律，让位給各个城市的近代習慣法，就是，

符合于时代精神的习惯法,而非过时陈腐的封建习惯法;几乎所有从贸易和商业所产生出来的私人动产,也是和不动产处于平等地位上。在伦巴意大利,封建制度只是一个空壳而已;只是一些存留下来的枯萎而古旧的中世纪遗迹而已;象山顶上的颓废古宫一样,它们是静寂的东西,也是奇怪的东西。

米兰在被腓特烈一世化为灰烬之后,复兴起来,比以前还要伟大。米兰和其他伦巴城市,除了自己所造的商品之外,还直接采购利凡得进口货,并站在中间商的地位上把这些商品分配给阿尔卑斯山外的地区。伦巴人以木材、生铁、熟铁、谷物、羊毛布、咸肉、食盐和玉蜀黍来交换肉桂、胡椒、蕃红花、生姜、靛青、檀香木、硫黄、丝绒、毛毯、白矾、樟脑、苏木、糖、制香材料、没药、绸缎、银鼠皮、染料、金线锦、香粉、珠宝和首饰品。到了十二世纪末期,阿尔卑斯山路已完全成了通商大道;在春夏两季,路上商人队伍往来不绝。

在1183年君士坦士和约签订之后,伦巴第的重要经济发展,是在建筑桥梁和开通运河方面。但是,波河下游不容易以固定桥梁来横跨两岸的,因而那里只有浮桥。这些新兴的土木工程,对于商业和农业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对商业说,在于使交通便利和运费减低,而对农业说,在于使大面积的土地获得了经常灌溉。在十三世纪中,伦巴第的繁荣景象,既表现在农业生产品、牲口和羊毛方面,也表现在它所经营的贸易方面。

在十二和十三世纪,伦巴第开通运河和建造灌溉系统不是新的事情,而是古代罗马惯例的复兴。在这些近代运河中,很多名字甚至和原来的罗马名字,也没有多大变更。第五世纪后,在物质文明普遍崩溃的状态下,由于堤坝和排水工程的荒废,或由于引水管的毁损,罗马的坎帕纳、彭廷沼地、多斯加纳的濒海区都已变为瘴气瘧疾的地带了。伦巴第虽然从来不曾有过象这种传染疾病的地区,可是连伦巴平原的大量土地也逐渐变为沼泽地了。一个意大利